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 拳海公



李春芳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014039868

1242.48  
18

中国  
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 海公案



李春芬 著

1242.48

18



北航

C1727113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公案 / (清) 李春芳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4.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4492-1

I. ①海… II. ①李…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008号

## 海公案

---

作 者 李春芳  
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经典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4492-1  
定 价 29.0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14030888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 出版者说

公案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内容以写封建社会中的冤狱讼案故事为主，是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一种通俗文学样式。

中国最早的公案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康骞的《剧谈录》等笔记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到了宋代，公案小说已经略具规模、自成系统，南宋“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中，已有“公案”（“说公案”）一科，《错斩崔宁》就是宋元话本中公案小说的代表作。这篇小说问世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代冯梦龙将其篇名改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收入《醒世恒言》，后被多次改编，至今流传不衰。

宋元话本中的是暴露封建统治阶层的罪恶，谴责封建官吏的命。到了明代，由于说、戏剧的影响，再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下廉洁官吏的向往和期公案小说在内容上就官的明察和廉洁，而的思想倾向。明代晚《龙图公案》、《海样。至于到了清代，官情结”、为封建统治清官人物树碑立传的说的主旋律。

在清代之前，公统、单独发展的。从现了公案小说与侠义标志性作品就是由清于嘉庆三年（1798）小说写清官施仕伦（世纶）访狱断案、剿的故事。它与以往的公案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将侠客黄天霸从绿林返正后仗义行侠、协助清官施仕伦除暴安良的情节穿插始终，首次融公案、侠义为一体，开侠义公案小说之先导，并由此诞生出一种为后来的公案小说所效仿、遵循的模式，对后世这类小说的创作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这类公案小说普遍封建正统思想浓厚，艺术上简陋、粗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直斥其“文意俱拙”；虽然学术界一直视其为小说创作的“末流”而不予重视，但是作为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蒐集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施公案》、《包公案》、《彭公案》等十余部作品作为“公案小说系列”整理出版，以飨读者。



公案小说，内容上多级迫害下层人民的罪贪婪、昏聩和草菅人长期受包公题材的小加上在日益腐朽黑暗层人民对清明政治和盼，此时大量出现的呈现出主要是歌颂清较少揭露社会的黑暗期的白话公案小说《公案》等作品就是这种带有浓厚的“清治阶级歌功颂德、为作品更是成为公案小

案小说一直是自成系乾隆、嘉庆开始则出小说合流的趋势，其代无名氏所作、初刻的《施公案》。这部（原型为康熙年间施寇除害、为民伸冤的

目 录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画荻	〇〇一
第二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〇〇四
第三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〇〇八
第四回	图谐鸳枕忽感居丧	〇一一
第五回	严嵩相术媚君	〇一五
第六回	海瑞正言服盗	〇一九
第七回	奸人际会风云	〇二二
第八回	正士遭逢坎坷	〇二六
第九回	张老儿借财被骗	〇二九
第十回	严家人见色生奸	〇三三
第十一回	张仇氏却媒致讼	〇三六
第十二回	徐指挥守法严刑	〇四〇
第十三回	三部堂同心会审	〇四三
第十四回	大总裁私意污文	〇四七
第十五回	张贵妃卖履访恩	〇五〇
第十六回	海刚峰穷途受救	〇五四
第十七回	索贿枉诛县令	〇五七
第十八回	抗权辱打旗牌	〇六〇
第十九回	赃国公畏贤起敬	〇六四
第二十回	圣天子闻奏擢迁	〇六七
第二十一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	〇七一
第二十二回	严嵩献甥女惑君	〇七四
第二十三回	张志伯举荐庸才	〇七八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陈劣迹	〇八二
第二十五回	青史笔而戮首	〇八五
第二十六回	红袍讽以复储	〇八八
第二十七回	贤皇后重庆承恩	〇九一
第二十八回	奸相国青宫中计	〇九四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获罪	〇九八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一〇一
第三十一回	冯太监笞杖讨情	一〇五
第三十二回	邓郎中囹圄救饿	一〇八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脱囚简授县令	一一二
第三十四回	访查赴任票捕土豪	一一五
第三十五回	酬礼付谋窥恶径	一二〇
第三十六回	窃书失检受奸殃	一二三
第三十七回	机露陷牢冤尸求雪	一二六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斩暴奉旨和番	一三〇
第三十九回	诈投递入寨探情形	一三三
第四十回	计烧粮逼营赐敕玺	一三六
第四十一回	设毒谋私恩市刺客	一四一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药犯灭口供	一四四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离正直	一四八
第四十四回	卖凶杀害被获依投	一五一
第四十五回	催贡献折服安南	一五五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调巡湖广	一五八
第四十七回	巡抚台独探虎穴	一六一
第四十八回	黄堂守结连贼魁	一六四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会司审案	一六八
第五十回	登武当诚意烧头香	一七一
第五十一回	小严贼行计盗变童	一七四
第五十二回	老国奸诬奏害皇叔	一七九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一八二
第五十四回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一八六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监私党欺君	一八九
第五十六回	海尚书奏阉面圣	一九二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一九六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回八十八	一九九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回八十九	二〇三
第六十回	臣忠士鯁万古同芳	回九十	二〇七


### 小红袍

第六十一回	海刚峰请旨归田	张居正负幼登殿	二一三
第六十二回	杀亲王巧传御笔	戏宫女假寐龙床	二一五
第六十三回	造假宝大廷充贡	赐宫室乳母荣归	二一七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感梦赐祭	陆探花抚几哭师	二一九
第六十五回	海操江缴旨入京	周进士赋诗脱罪	二二一
第六十六回	张太师朝房受辱	孙司礼内廷阻君	二二七
第六十七回	金銮殿披鳞叠谏	安乐宫赐宴酬恩	二三一
第六十八回	孙给事舍命评本	徐国公抬像叩阍	二三三
第六十九回	赐红袍耳目官邀宠	接刑篆旧令尹指奸	二三八
第七十回	乳娘府献袍斥监	盐运道惧罪鸠金	二四二
第七十一回	张明修赴宴遇仇	陈三枚奉旨搜宝	二四五
第七十二回	驰家信败露机关	扮相士夤缘妙计	二四八
第七十三回	张嗣修龙形惑相	周元表搜宝探奇	二五二
第七十四回	两钦差解宝遇劫	婴山盗拯溺反仇	二五四
第七十五回	孙娘子婴山解难	沈大王江畔捐躯	二五七
第七十六回	孙理刑再会钦差	陈给事重围相府	二六〇
第七十七回	邱佐卿重谐凤侣	陈国舅朋比为奸	二六二
第七十八回	孙太监私行玉玺	徐千岁遣将迎差	二六五
第七十九回	劫奇宝空捞水月	升豸宪梦入南柯	二六七
第八十回	害忠良重传假旨	祝眉寿载赐红袍	二六九
第八十一回	陈三枚解宝回京	海刚峰法场夺旨	二七三
第八十二回	孙刑厅死里逢生	陈国舅同条共贯	二七六
第八十三回	叩丹墀三奸伏罪	临海表一纸征兵	二七八
第八十四回	岫岵山对景称奇	梅花海引人入胜	二八〇
第八十五回	天波楼杨令婆兴师	北潼关高德礼失守	二八二
第八十六回	林天佐请兵销差	余太君上表除暴	二八四
第八十七回	献奇宝张太师结舌	嘉智义孙娘子荣封	二八六



第八十八回	乳娘府下马牌推倒	皇都城无敌将包围	二八八
第八十九回	海恩官谏主献奸相	岳金定走马捉周连	二八九
第九十回	孟银銮飞铙取盔	焦将军掣鞭擒敌	二九一
第九十一回	杨家府回兵释将	张状元代父抵奸	二九二
第九十二回	张太师盖棺诈死	海操江复任微行	二九四
第九十三回	袁阿牛嘱盗诬扳	周文玉凭鸡问卜	二九七
第九十四回	梁司李酷讯成招	赵廷章周全友谊	二九九
第九十五回	遇假虎土豪聚会	盗美人公子遭凶	三〇二
第九十六回	登莱道文桂陷狱	荒山寨张氏守贞	三〇五
第九十七回	太平狱周观德探父	登州府杨龙贵访朋	三〇七
第九十八回	王小三供像报德	海操江南直升堂	三一〇
第九十九回	毛察院买罪酬金	杨尚书请旨提案	三一三
第一百回	活菩萨现身救苦	难兄弟背地陈冤	三一七
第一百一回	众奸徒到案伏诛	两善士当堂超脱	三一八
第一百二回	显色相正直为神	庆团圆椿萱偕老	三二〇

八二二	...	...	四六十六卷
二四二	...	...	回一十卷
五四二	...	...	回一十卷
八四二	...	...	回二十卷
二五二	...	...	回三十卷
四二二	...	...	回四十卷
五二二	...	...	回五十卷
〇六二	...	...	回六十卷
二六二	...	...	回七十卷
五六二	...	...	回八十卷
七六二	...	...	回九十卷
八六二	...	...	回一十卷
三二二	...	...	回一十卷
六二二	...	...	回二十卷
八二二	...	...	回三十卷
〇八二	...	...	回四十卷
二八二	...	...	回五十卷
四八二	...	...	回六十卷
六八二	...	...	回七十卷



##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画荻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贵显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几句鄙词，不过说人生世上，承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灵气，生而为人。人为万物之灵，自当做一场刮目惊人的事业。虽不能流芳百世，中正纲常，使人志而不忘，以为君子；即不能与世争光，亦当遗臭万年，此亦君子小人之两途也。然君子之流馨，事愈远而人心愈近；小人之遗臭，事虽近而人心欲远之，惟恐其稍近也。君子观之，能不惊然而惧乎？我于是有说。

却说前明正德间，粤省琼南有海璇者，字玉衡，世居琼之睦贤乡，离琼山县治不过数里。玉衡娶缪氏，乃同县缪廪生之妹也。缪氏生于诗书之家，四德三从，是所稔悉。自适海门以来，夫妻和顺，相敬如宾，真不愧梁鸿之配孟光也。玉衡屡试不中，遂无意功名，终日在家诗书自娱，行善乐施而已。又过数年，玉衡已是四十三岁，膝下无儿。夫人缪氏，每以为忧，常劝丈夫立妾，以广子嗣。

玉衡正色道：“我与你素行善事，况海氏祖宗皆读儒书，历行阴德，今我谅不至绝嗣，姑待之。”缪氏道：“相公之言，可谓不碍于理者。然妾今年四十，天癸将止，诞育之念已灰，不复望弄璋、弄瓦矣。故劝相公立妾者，乃是为海氏祖宗起见，相公何故不以为然？”玉衡笑道：“夫人所知者，情与理也。但今之世，人心浇薄，循理者少，悖理者多。但见人家妻妾满室，妒急纷然。何者？为丈夫者不无偏爱，本欲取乐而反增懊恼，我不忍见之。使璇命果有子，夫人年尚壮健，岂不能育子耶？璇如合绝嗣，即使姬妾罗列，亦不过徒事酒色而已，何益之有？”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坚决，也不再说什么。此后夫妇更加相爱。玉衡历行善事，家虽不丰，而慷慨勇任。凡有亲友邻里稍可资助者，无不竭力为之。于是又过三年，缪氏夫人年已四十三岁。

一日，天忽大雨，雷电交加，阴云四起，暴雨奔腾。玉衡正在书房闲坐，忽见一物从上而下，恶貌狰狞，浑身毛片，金光夺目，奔向玉衡书案之下，倏忽不见。玉衡知是怪异避劫，乃任其躲藏，反以身障翼书案。少顷，

雷电之光直射入书房，向着玉衡身上射来。这也古怪，那雷火一到玉衡身旁便灭。如是者约有半个时辰，那雷声渐渐退去，火光亦熄。玉衡不胜惊惶，随走开书案。此时天气复亮，雨止雷收。只见那怪兽从案下出来，向着玉衡作叩首之状。玉衡明知其故，乃叱之去。那物出了书房，不向外边，却往里面去了。玉衡诚恐夫人受惊，随即跟进，方至内堂，就不见了。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属怪诞，隐而不言。未及半月，夫人竟然癸水不至。初时尤以为年老当止，三五月间，不觉腹中隆然矣，此际方知缪氏怀孕。

玉衡大喜，对缪氏道：“天庇善人，今日信否？”缪氏亦笑道：“此乃相公福德所至，妾藉有赖矣。”玉衡道：“凡人好善，天必佑之。况夫人贞淑贤德，幽闲婉静，不才亦拳拳好善，感格上天，怜于海氏，待赐麟儿矣！”从此心中欢喜，更勇于为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不觉将近十月，胎期满足，早晚就要分娩。海公预早雇了乳母、稳婆，在家伺候。

一夜，海公方才合眼睡熟，忽见三人身穿青衣，手持金节，向前揖曰：“奉玉帝敕，赐你一子，你其善视之！”旋有人拥一怪兽入。海公见其与前次避雷之兽无异，便问道：“既蒙玉帝赐子，怎么将这兽物带来？”持金节者笑道：“你那里知道，此乃五指山之豸兽也，性直而喜啖猛虎，卫弱鸟，在山修炼七百余年，数当遭劫，故彼曾避于君家书案之下。君乃善人，神鬼所钦，故雷火不敢近君，即回复玉旨，此兽因君得免其劫。然上天有制，凡羽毛苦修，性未驯善，不遭雷劫，即当过胎出世，先成人形，后归正果。今上帝怜你行善有功，故特赐与你为之。日后光大海氏门户者，诚此子也。”说毕，将那兽推到内堂去了。忽听得霹雷一声，玉衡吃了一惊，不觉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忽见丫鬟来报：“夫人产下一位小相公！”玉衡闻言大喜，正应梦中之事。急急来到房中，见婴儿已经断脐，包裹停当。玉衡持烛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不言。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调养，吩咐丫鬟们小心服侍。三朝洗儿，弥月请酒，自不必说。乃取名海瑞，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玉衡因有了儿子，万事俱足，遂飘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真是置之度外。正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海公无事，以儿为乐，或到名山胜境去游玩，也觉优游。时光易过，又是几年。海瑞已经七岁，虽在孩提之中，性至孝友，更兼资质聪明，耿直无私。每与邻儿共游，饮食之物，必要公同分食。若有多取者，瑞必骂之。玉衡教他读书，过目辄能成诵。又过了三年，海瑞年已十岁。无书不读，诗词歌赋，靡有不通。是年玉衡一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绝，夫人亦痛哭不已。瑞痛父身亡，未能尽子道，意欲结庐于墓侧，少展孝思。夫人劝阻曰：“你虽性至孝顺，但你年纪幼稚，郊外无靖，倘有不测，我何赖焉？此欲尽孝而反增不孝也。”瑞闻母谕

遂止，在家守制。夫人便昼夜令他诵读，虽夏暑不辍。未几服满，瑞年已十三。

或有劝瑞应童子试者，瑞对曰：“我年尚幼，经史未通，若出应试，必被人笑，徒费笔墨。不如闭门苦读，待我淹贯了，然后去也未为迟。”夫人闻瑞在外答友之言，私喜曰：“此儿不务矜浮，日后必有实学。”于是更加约束，母子二人，切磋严如师弟一般。

瑞性做好菊，不喜趋承。尝有《品菊》诗曰：

绕篱一二费平章，五色迷离满径香。

晚节岂容分上下，蓬门毕竟育低昂。

范村谱订名多误，酈水空传种最良。

欲向澹中寻更澹，鬓丝愁落满头霜。

《伴菊》诗云：

柴门重闻日悠悠，愿向闲花稳卧游。

俗骨不堪同入梦，芳心曾许独探幽。

性情淡处常相对，清冷香中过此秋。

莫遣风仙借婢职，夜深墙角已低头。

夫人见其诗雅淡，知瑞他日晚节独坚，必为一代忠臣者，尝谓之曰：“你终日读书，不求闻达，究有何益哉？”瑞曰：“儿苦读书，非不欲进取。但念母亲年届喜惧，儿恐一旦成名，就要远离膝下，故此忍隐，不欲为母亲忧也。”夫人怒曰：“为人子者，不欲扬名显亲，岂欲我死后你方进取耶？马鬣虽封，铭旌七尺，我亦不得亲见也！”瑞闻母怒，跪而慰之，谢罪不迭，夫人怒始稍息。

瑞从此益励诗书，以图进取。次年学院按临，瑞便出应试，果掇芹香。夫人喜曰：“你得一衿，我死瞑目矣。”簪笑同席诸友劝同赴省，以夺秋魁。瑞每以母在家无人侍奉终日，不欲行。及至其母听了瑞答友之言，遂勉之曰：“你每以我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欲相离左右。但功名大事，我尚强健，你可前去，不必挂念。”瑞见母如此吩咐，不敢有违，遂打点行李，会齐诸友，望着海康而去。到了雷州，舍舟登岸赶路。一夜，月明风轻，瑞在旅店中睡不着，偶步园中。

时已三更向后，店中诸客俱已熟睡。仰望星斗满天，万籁俱寂。忽闻有人说道：“昨夜前村张家祭鬼，我们正好前去寻些饮食，偏偏又碰着这位海少保在此。土地爷好没来由，却要派我们在此伺候，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好不教人忿气呢！”一人道：“你莫怨他，他乃是一方之主，你我都是受他管的，怎么不听使令？这是应该的，不必多说。恐怕这老儿听见了，又要责罚呢。”一人道：“怕甚么？此老太不公道，但是有得奉承他的，便由人去



横行滋扰；若是我等穷鬼，他便专以此劳苦的事来派着呢！”一人道：“你且说他怎的不公平呢？”那人道：“即此张家一事，就可见其不公矣。张家的女儿，昨因上墓拜扫，遇了这个王小三，在路上撞见了。欺他孤儿寡妇，随就回了去，作起祟来。他家好不惊慌，不知被他弄了饮食。那日，张寡妇到此老儿处祷告，求他驱除。这老儿初时甚怒，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庙，说甚么要打、要罚他。后来王小三慌了，即忙应许了些金帛。这老儿便喜欢到极处，不但不责罚他，反助纣为虐，任他肆扰呢！”一人道：“怪不得张家今夜大设饮食，他便安安稳稳的前去受领，却遣我们在此伺候这海少保呢。”一人道：“怪不得你说他。”

海瑞听得明白，才知是鬼在此议论，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份，不觉咳嗽一声，倏而寂然，海瑞亦回房中安息，自思土地亦受鬼贿，心中大怒。至天明起来，梳洗了，诸友便要起程。海瑞道：“且慢着。今日有一奇事，待我弄来你们看看。”诸友不解其故，忙问道：“荒郊野店，有甚么奇事？不如莫管闲事，赶路要紧呢！”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这里有一张家，他是个寡妇，有一女儿，被野鬼王小三作祟，大索祭祀。本坊土地反与鬼通同扰搅，你道奇么？”诸友问道：“你怎的知道？”海瑞便将夜闻鬼言备细告知，但不说鬼称自己是少保。诸友听了，各各惊异。况且都是少年，未免好事，各人都怂恿海瑞，要看他怎么处置那土地。海瑞便向店主人问明，那里是土地庙并张家的住址。用了早饭，便望着那土地庙而来。正是：

正气能驱魅，无私可服神。

毕竟海公到了那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张寡妇招婿酬恩

三生石上旧姻缘，萍生朱陈百载坚。

信是嫦娥先有意，广寒已赠一枝先。

却说海瑞在旅店，因前夜闻得众鬼说那土地不公，纵容野鬼王小三在张家搅扰，图其祭祀饮食的话，遂忙用早膳，携着诸友，取路先来至那土地庙。只见那庙是靠着路旁的，高不满三尺，阔才二尺，上塑神像。惟是香烟冷落，庙内的蛛丝张满。有一张尺余高的桌案，尘积寸许。众人见了，不觉大笑曰：“如此荒凉冷落，怪不得他要收受贿赂。不然，十载都没有一炷香

呢！”

海瑞听了，不胜大怒，便指着那神像骂道：“何物邪神，胆敢凭陵作祟，肆虐村民！今日我海瑞却要与你分割个是非。为神者，正直聪明，为民捍卫殃难，赏善罚恶，庶不愧享受万民香烟。何乃不循天理，只顾贪婪！既不能为民造福，倒也罢了，怎么却与野鬼串通，魅人闺秀，走石扬砂，百般怪祟，唬吓妇女，索诈楮币祭食？此上天所不容，人神所共愤。我海瑞生平忠正侠直，午夜扪心，对天无愧，羞见这等野鬼邪神！”遂以手指着，喝声：“还不服罪！”说尚未毕，那泥塑的神像，一声响亮，竟自跌将下来，打得个粉碎。众人见了，哈哈大笑。内中一人道：“虽然土地不合，到底是个神像，今海兄如此冒渎，故神怒示警，竟将本身显圣。海兄总当赔个不是才好呢！”海瑞听了怒道：“你们亦是这般糊涂！怎么还不替我将这鸟庙拆了，反来左袒？真是岂有此理！”众人看见海瑞作色，乃道：“海兄正直无私，即此鬼神，亦当钦服。如今既已示辱于神，这就算了事。我们还是到张家去走遭，看是怎的。”海瑞道：“如此才是正理呢。”一行人远离了土地庙，赶路望着张家村而来。话分两头，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家村离大路不远，村中二百余家都是姓张的。那被魔的女子，就是张寡妇的女儿，年方一十六岁，名唤宫花，生得如花似玉，知书识礼，又兼孝顺。其父名张芝，曾举孝廉，出仕做过一任通判，后来因为倭寇作乱，死于军前。夫人温氏，携着这位小姐，从十岁守节至今。事因三月清明，母女上山扫墓。岂料中途遇上这野鬼王小三，欺他孤寡，跟随到家，欲求祭祀。是夜宫花睡在床中，忽见一人，披发吐舌，向他索食。宫花吓得魂不附体，大喊起来。那野鬼即便作祟，弄得宫花浑身发热，头目晕花，口中乱骂乱笑，唬得温夫人不知所措。请医诊治，俱言无病，系为祟所侵。

夫人慌了，想道，此病定是因上坟而起。细细访之，始知路旁有一土地庙宇。想道：“山野坟墓之鬼，必为土地所辖。”便具疏到土地庙中祷告，求神驱逐。祭毕回家，谁知宫花愈加狂暴，口中乱骂道：“何物温氏，胆敢混向土地庙处告我么！我是奉了玉旨救命来的。只因你们旧日在任时，曾向天许过心愿，至今未酬。玉帝最怒的是欺诳鬼神，故此特差我来索取。你若好好地设祭就罢，否则立取你等之命去见玉帝呢！”温夫人听了，自思往时自己却不曾许过甚么心愿。女儿年幼，是不必说的，就是老爷在日，忠直居心，爱民若子，又没有甚么不好之处。且平日不喜求神许愿的，怎么说有这个旧愿？自古道：“宁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小事，就祭祀与他，亦不费得甚么大钱财，只要女儿病愈就是了。乃向宫花道：“既是我家曾经许愿，年深日久，一旦忘了，故劳尊神降临。今知罪咎，即择吉日，虔具祭仪酬还。伏乞尊神释放小女元神复体，则氏合家顶祝于无既矣。”只见宫花



点头应道：“你们既知罪戾也罢。后日黄道良辰，至晚可具楮镪品物，还愿罢了。”温氏唯唯答应。至期，即吩咐家人，买备祭品香烛之类。到了点烛的时候，虔诚拜祭一番。只见那宫花便作喜悦色，说道：“虽道具祭，只是太薄歉了，可再具丰盛的来。明日三更，我即复旨去也。”温氏又只得应承。这一夜，宫花却也略见安静些。

次日，夫人正要吩咐家人再去备办祭品，只见宫花双眉紧皱，十分惊慌的模样，在床上蹲伏不安，口中喃喃，不知何语。夫人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家人来说道：“外面有一位秀才，自称海瑞，能驱邪逐魅。路过于此，知我家小姐中了邪魔，如今要来收妖呢！”夫人听了，半信半疑，只得令家人请进。少顷，海瑞领着那几个朋友，一齐来到大厅，两旁坐下。温夫人出来见了众人。见过了礼，便问道：“那一位是海秀才呢？”众人便指着海瑞道：“这位便是。”

温夫人便将海瑞一看，只见他年纪最轻，心中有几分不信，便问道：“海相公有甚么妙术，能驱妖魅？何以知道小女着祟？请道其详。”海瑞道：“因昨夜旅店听得有几个鬼私自在那里讲本坊土地放纵野鬼作祟索祭的话，故此前来驱逐妖魅。”温夫人听了好生惊异，心中却也欢喜，说道：“小女倘得海相公驱魔，病得痊愈，不敢有忘大德。”便吩咐家人备酒。海瑞急止之曰：“不必费心破钞，我们原是为一点好意而来，非图饮食者也。”再三推让。温夫人道：“列位休嫌简慢，老身不过薄具三杯家酿，少壮列位威气而已。”海瑞见他如此真诚，便说道：“既蒙夫人赐饮，自古道，‘恭敬不如从命’，只得愧领了。但是不必过费，我们才得安心。”温夫人便令家人摆了酒菜，就在大厅上坐下。邻居的堂叔张元，前来相陪。

海瑞等在厅上欢饮，温夫人便进女儿房中来。只见宫花比前夜大不相同，却似好时一般。见了夫人进来，便以手指着榻下的一个大瓦罐，复以两手作鬼入罐内的形状。夫人已解其意，即时出到厅上，对众人说知。海瑞便道：“是了，这是个邪鬼，知道我们前来，无处躲避，故此藏入罐内。可将罐口封了，还怕他走到那里去？”众人齐声道：“有理。”于是夫人引导到来绣房，小姐回避入帐。海瑞便问：“罐在何处？”夫人令侍婢去拿。只见侍婢再三掇不起来，说道：“好奇怪！这是个空罐，怎么这样沉重！”海瑞道：“你且走开，待我去拿。”便走近榻前，俯着身子，一手拿了起来，并不见沉重，笑道：“莫非走了么？”众人说道：“不是不是，他既走得去，早就走了，又何必入罐？自古道‘鬼计多端’，故此轻飘飘的，想哄我们是真呢！”海瑞道：“且不管他，只是封了就是。”遂令人取过笔墨，先用湿泥封了罐口，后用一副纸皮，贴在泥头之上。海瑞亲自用笔写着几个字：“永远封禁，不得复出。海瑞笔亲封。”写毕，令人将罐拿了去，在山脚

下埋了。温夫人一如所教，千恩万谢。张元便让众人复出厅前饮酒。

夫人便私问宫花道：“适间你见甚么来？”小姐道：“适间只见那披发的恶鬼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道：‘怎……怎么海少保来了？’左顾右盼，似无处藏躲之状。忽然欢喜，望榻下的罐子，将身子摇了几摇，竟缩小了，钻在罐内。孩儿就精神爽快。故此母亲进来，不敢大声说出，恐怕他走了，又来作祟。适间那位是海少保？他有何法术，鬼竟怕他呢？”夫人听了，心中大喜：“他乃是一个秀才，鬼竟称他为少保，想必此人日后大贵。”忖思女儿的命是他救活的，无可为报，不如就将宫花许配了他为妻。我膝下有了这样的半子，尽可毕此余生。于是便将海瑞听见群鬼之言方知你的病源，故此特来相救的话，说了一遍。宫花听了叹道：“如此好人，世上难得，况又兼有少保禄命。不知他父母几多年纪，才得这个儿子呢？”夫人道：“我儿性命，都亏相公救活，无可为报，我意欲将你许配这海恩人为妻。我家得了这样女婿，亦足依靠，光耀门闾。二则你身有所靠，不枉你的才貌。你心下如何，可否应允？”宫花听了，不觉涨红了脸，低头不语。

夫人知他心允，便着人请了张元进来，细将己意告知，并乞张元说合。张元道：“此事虽好，惟是别府人氏，侄女嫁了他家去，未免要远渡重洋，甚是不便，如何是好？”夫人道：“女儿已心允了，便是我亦主意定了。烦叔叔一说，就感激不尽了。”

张元听说，便欣然应诺，走到前边，对着海瑞谢了收鬼之恩，然后对着众人说知夫人要将宫花许配海瑞之意。海瑞起立谢道：“岂有此理，小姐乃是千金之体，小生何敢仰攀！况小生是为好意，仗义而来，今一旦坦腹东床，怎免外人物议？这决使不得的。烦老先生善为我辞可也！”说罢，便欲起身告辞。张元道：“海兄且少屈一刻，老朽复有话说。”海瑞只得复坐下，便又问道：“老先生有何见教？”张元道：“相公年纪，恰与舍侄女差不多，况又未曾订亲。今舍侄女既蒙救命之恩，天高地厚，家嫂无可酬报的，要将侄女许配，亦稍尽酬谢之心。二者乃是终身大事，又不费海兄一丝半线的聘礼，何故见拒如此？想必相公嫌我们寒微，故低昂不合，是以却拒是真呢！”海瑞听说，忙答道：“岂敢。区区之事，莫足言恩？瑞乃一介贫儒，家居遥远，敢累千金之体耶？故不敢妄攀，实非见弃，惟祈老先生谅之。”张元复又再三央恳。众人见了，也替张元代说道：“海兄何必拘执至此？夫人既有此意，理当顺从才是呢！”海瑞道：“非弟不肯，但是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张，非我可主之也，故不敢自专。倘蒙夫人不弃，又叨张老先生谆谆教谕，敢不敬从。但是未曾禀命高堂，不敢自主，以增不孝之罪。尚容归禀，徐徐商议可也。”张元听了这话，知他坚决不从，只得进内对夫人说知。



夫人笑道：“叔叔可问他们现寓何处，店名甚么，我自有妙计，包管叫他应允就是。”张元乃出来陪着众人，问道：“列位今客寓何处？”众人道：“现在张小乙店中暂宿一夜，明早即欲起程。因有尊府之事，故而迟延。明日定必起程。”说完，海瑞决意告辞。张元只得相送出门，屡称感谢。海瑞称谢，与众人回店中去了。正是：

姻缘本是前生定，五百年前结下来。

毕竟海瑞后来能否与张氏官花成亲，且听下回分解。



却说海瑞与众人回到旅店，诸友皆言这头亲事应该允诺才是，如此美缘，怎能失之交臂？海瑞笑而不言。暂且按下不表。再说那温夫人见海瑞坚执不肯，遂用一计：着堂叔张元问明海瑞住址，便令人请了族中一位绅衿到来，求他作伐。

这绅衿名姓张国璧，乃是进士，曾任过太平府知府，以疾告休还乡。他与张元是个九服叔侄，为人正直多才，素为乡间仰望，远近皆钦服，所以夫人请他前来。当下国璧来到，与夫人见过了礼，坐下用茶。夫人道：“今日特请贤侄到来，非为别事，要与你妹子说桩亲事，非贤侄不可，望勿推却。”国璧道：“妹子的病现在尚未痊愈，如何便说亲事？”夫人笑道：“却因你妹子的病一旦好了，所以立要说亲呢。”国璧听了愕然道：“怎么说妹子的病一旦好了？却要请教。”夫人遂将海瑞封禁野鬼王小三之事，并将野鬼称海瑞为少保之言，以及要将女儿许配与他怎奈不肯之故，详细说知。国璧道：“怎么竟有这些奇事？我倒要会一会这位相公。”夫人道：“只因这海秀才未曾禀过父母，故不敢应允。我想他是个识理的人，必重名望，故唤贤侄代说，彼必允矣。”国璧道：“甚好，但不知住那里了？”夫人道：“就是前面张小乙店中。”国璧便即告辞，回到家中，冠带而来到张小乙店中。时已将暮，急令小乙进去通报。小乙领命，走到客房，正见海瑞与那几个同帮的在那里用饭。小乙便上前叫道：“海相公，外面有人拜候你呢？”海瑞道：“甚么人？姓甚名谁？与我相识的么？”小乙道：“是我们这里的一位大绅衿，张国璧大老爷，他说是特意前来拜访尊驾。”

海瑞满腹疑虑，自忖素无一面之交，何以突然而来？且去见了便知。